

文論

七番田三内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64
1



文庫11
A 1264
1

春臺先生著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文論詩論

附錄

東都書肆

文英閣
青竹樓



合刻文論詩論序

文辭者君子所為。而使君子照：乎與
日月不滅息者。亦文辭所為也。立言之
道。與德也功也。並不朽矣。何則去而思。
操則存。存者何。凡所為之事。皆是也。故
索諸言得諸事。而君子之道炳焉。三代
之文。於是乎不滅息。今猶可觀。而後始

可與言君子也。蓋古言難知。非身自能
脩古文辭。而徒欲窮其章句。是其所學
者。真土梗耳。徂來先生唱復古學於東
都。其徒二三子。屬而和之。始於脩辭。終
以明六經之文。先王之道。歷數千載而
復明。時則有若我春臺先生。使徂來先
生數有助我之歎。論六經以下凡古言。

照乎今猶可觀者。煥若發矇。亦惟其
功有不讓云。今其書具存。若其於文辭
也。未始不以夫喜王李之能聯綴古語
以成己辭。而以其文爲古文。猶且潤色
之。而其徒徃。因以爲家者。爲非古文
也。乃其所見。異乎夫二三子之撰。嘗作
文論以言其志。蓋自許古人見與也。先

生蓋嘗曰。彫蟲末技。非君子所尚也。以辭相鎮。其謂鬪技何。此篇不出帳中。其以此乎。最後吾黨數請。始得見。遂請上木。則得命直也。題於卷首。會先生沒。哀哉。此篇也。若使好古之士。幸得讀之。其必有勃然興之者。如流人聞昆弟親戚之聲。欬於鼯鼯之逕也。先生之立言與

其德功。照乎與日月不滅息。今猶可觀。去而思。操則存。吾黨於先生。不亦去其人滋久。思之滋深乎。學者由是脩辭。索諸言得諸事。明六經之文。以達先王之道。可與言君子。亦尚行先生之志乎哉。詩論一篇合刻。

寬延戊辰冬十月

東都 植村正直序



夫天有日月星辰是謂天文人有禮樂典章是謂人文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詩書所稱不一而足周公之相成王而治天下也制禮作樂以成七百年之王業郁郁之文周公實為之



文論

第一篇

太宰純 著

夫天有日月星辰是謂天文人有禮樂典章是謂人文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用大矣哉尚書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濬哲文明贊禹曰文命敷于四海至于文王之為文也詩書所稱不一而足周公之相成王而治天下也制禮作樂以成七百年之王業郁郁之文周公實為之

故周公亦謚曰文。是知帝王之蒞天下也。非文德不可。若夫湯武皆以征伐取天下。所尚在武。不遑修文。是以詩書不稱其文。爾仲尼論定六藝。明乎先王之道。垂教於世。而文章之稱益著焉。其稱堯則曰煥乎。其有文章。其稱文王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其言周道則曰郁郁乎文哉。其語弟子之職則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以四教則文最爲先。其語君子之道則曰博學於文。其言服遠人則曰修文德以來之。至於弟子顏淵子貢之屬亦其稱夫子也。則曰博我。

以文。又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凡此其尤著明者也。由是觀之。夫子之於文章其奚若哉。然夫子所謂文者何也。曰先王之道之謂文。文也者非他也。六藝之謂也。孔子以文爲道。且以爲教。此其所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而萬世與日月合其明也。雖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何以尚焉哉。周季諸子雖竭其才。極其辯。終弗能及者。不達於此也。夫君子之道以文爲至。學而時習之。小可以修身。大可以治天下。國家故古之君子。動作有文。言語有章。曾子曰動。

容貌斯遠暴慢。出辭氣斯遠鄙倍。此君子之所貴於道者也。夫所以能遠暴慢者，文在其容貌也。所以能遠鄙倍者，文在其辭氣也。豈惟言動爲然哉！凡君子之居處奉養，無有不文。是故黼黻玄黃，雕琢刻鏤，文其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箏笙，文其耳也。芻豢稻粱酒醴，文其鼻也。塩梅五味調和，文其口也。芻豢稻粱酒醴，文其腹也。三冠冕旒，文其首也。衣裳裼裘佩玉，文其身也。赤舄黑履，黃纁青絢，文其足也。長廊廣廡，焚燎櫺檻，青瑣丹墀，文其居也。乘輿鳴鑾，文其行也。旌旗節

旒，文其道路也。百官有司，鴈列鴈行，文其朝廷也。揖讓拜趨恭敬，文其升降進退也。玉帛筐篚，文其問遺也。俎豆樂縣，文其燕享也。聲詩歌詠，文其情性也。弓矢戈矛，貝冑朱紼，文其威也。重棺柳翣墳壠，文其死也。謚號，文其名也。禮曰：至哀無文，然衰麻經帶辟踊哭泣，倚廬寢苫枕塊，是亦文其哀也。君子之用文，若斯文固君子之表也。自周之衰而文失其本，迺以辭章爲文。於是乎有文人焉。屈宋其文人之祖乎？夫仲虺相湯而作誥，伊尹相太甲而作訓，周召師保於周。

而皆作書數篇。夫四公之書蔚乎其文，炳乎其如日星。而後世不敢目之以文人。夫唐虞之際，康衢擊壤之歌，作于民間；舜作元首之歌，而臯陶賡載之；南風之詩，亦舜之所作；景雲之歌，朝士所作也。詩其權輿於斯乎？夏有五子之歌，周則自周召以下，凡伯芮伯、吉甫、仍叔、家父、蘇公之屬，皆以公卿而作詩。其餘列國君大夫士，至於閭里小民，皆能有作。夫詩雖發源於唐虞，而夏殷其流尚微，周其盛矣乎？周人之於詩也，可謂能矣。然而後世亦不敢以詩人目之。大亾古

人之於詩也，不學而後能之，天性也已。且夫荆軻一刺客也，項羽一猛將也，而易水之別、垓下之敗，設使後世詩人爲之，豈能及二人所作歌者哉？至若漢高素不好文，而大風之歌，非千古絕唱乎？如此者，皆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非所以弼技也，非所以干譽也。譬之猶造物不用巧而工者也。是以君蒿悽愴，悠揚發越，千載之下，徒誦其辭，而猶能令人慷慨激烈，哀歎弗已。況於其時親聞其聲乎？由是觀之，言豈在多哉？所以謂屈宋文人者，二子之時，楚國無人，懷王

昏愚兩爲張儀所欺其卒也客死于秦原也事之上不能爲龍逢比干下不能爲甯武家羈及其見放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反復諄諄累數萬言史稱原嫺于辭令余讀離騷知史氏不我欺也原之文辭雖則與日月爭光然無補于時而無垂于後特如棄妻逐子怨慕至死則是徒足取憐於世而已雖多亦奚以爲玉之事頃襄也亦以文辭而頃襄之於玉也非俳優畜之乎文辭之取辱自玉始也原也其意猶可憫也玉則以文辭爲容悅者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原

也雖清矣要無賢人烈士之行余故曰是文人也已自玉而下則從容辭令之流辭愈巧人愈污悲夫在漢則司馬相如實文人之雄也然相如之文唯諫獵一書爲典實爾雅不啻匡正時君亦可以誠後世也人主省之足以補其過焉其他賦頌書檄瓊敷玉藻積章累篇無非所以啓時君樂遊畋希神僊拓邊斥境禱祠求福驕奢淫佚之心文辭雖工抑何用哉是乃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小人苟合取容之事非君子所行也昔者鄭之爲國小國也而聞於晉楚子產太

叔相繼爲政。而晉楚莫敢侮之。二子之相鄭而周旋于兩大國也。力則弗勝。非文辭而能諸。二子則以智勇行其文辭。所以爲賢也。屈宋司馬之徒。何能及之。降自漢季。文人雲興。而輕薄無行者十八九。處則無以檢其身。出則無以行其道。辭雖可悅。才雖可愛。而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如此者。真所謂國之蠹也。不可不察也。甚矣文辭之未失也。非惟學士大夫有此弊。雖人君亦有之。嘗試論之。自秦漢而下。人主有文辭而不失其英烈者。唯漢世祖。唐太宗爲然。如孝武

文而不德。梁高祖及簡文。元帝。陳後主。唐玄宗。文宗。下至宋徽宗。此數君者。皆多文藝。富著述。一時才士。或不能及。觀其爲君也。荒淫無度。柔懦不振。以馴致危亡。如出一塗。論而至斯。文辭之弊極矣。此何以然。蓋由學無其本。從事華辭。逞技矜能。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君子之學之序也。故君子之所學者。先王之道也。所行者。先王之道也。所以成德者。先王之道也。夫然後見諸文辭。施諸事業。是故生可以坐廟堂。而出政令。死可以血食百世。此

之謂不朽。然則著述文辭，特君子之緒餘也。士苴也。今之學者，不志於道，不據於德，唯文藝是執，務麗其辭，不修其行。所希則左氏司馬所要，則名譽日弄，文墨孳孳，汲汲唯恐，技之不售，名之不聞，輕薄之徒，見而悅之，聞而慕之，於是同欲相趨，同情相成，爲羽爲翼，更相稱譽，朋黨比周，橫行一世，拔茅連茹，不可奈何。夫左氏司馬固皆一時之雋也，丘明傳春秋，子長作史記，皆有功於斯文，而千載無異論者也。雖然，二人皆史臣也，刀筆之吏也，巫祝醫卜之與爲伍，而人

主之倡優所畜也。丘明之於魯也，孰與臧辰行父之爲公家之柱石？子長之於漢也，孰與蕭曹韓張之爲開國之元勳？古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謂三不朽。故立言不若立功，立功不若立德。此班仲升之所以投筆，其有見於斯夫？故古之人有所著述者，彼皆失其志而不得施行于時故也。若仲尼之修六經，是其最大者也。後世學者不能著述，則已其苟取筆，則宜效仲尼修六經以輔翼先王之道也。何以區區文曲爲凡人志于學而不學孔子，非君子儒也。

雖今之學者莫不自稱仲尼之徒乃不爲君子儒而爲文人者流所爭不出乎章句以淫靡柔懦爲風流以無禮無度爲任達謂之才子則喜而促膝語之忠信禮讓之事則蹙頰掩耳若然者處則不爲鄉黨所齒出則爲王侯之弄臣與百工偕奏技於杯酒之間是其爲辱也不亦大乎士而爲是亦顏之厚也文人而受此辱豈文之罪哉學文者之罪也不可不慎也是故學者將明乎先王之道而施諸事業者也道旣明矣固宜起而從政故當其得志也自伊傅以下至

於管仲百里子產太叔皆可爲也然而有命焉故不得志則守環堵之室衣襤褸食藜藿弦歌諷誦以樂堯舜之道而文在其中矣此之謂好學此之謂君子人若徒從事華辭以鉤名譽而已則是一曲之士不足貴也客難之曰如子之論則屈原相如其人其言皆不足取而太史公乃特爲二子立傳何也對曰亦愛其文辭耳然太史直筆其於屈子之從容辭令莫敢直諫長卿之窮而淫行無耻達而阿諛逢迎以斷利澤則皆具其事而不護其短所以見意也不然史

記國典苟阿其所好褒貶失措何以示勸戒於後吾知子長必無之矣此其所以爲良史也

第二篇

自古文辭之學作也屬辭家一句一字必取諸古人汪伯玉實長焉今吾黨學者纔知弄筆卽言古文辭觀其爲文乃抄古人成語而聯綴之而已文理不屬意義不通譬如衆坐之中東西南北賓客雜遯士女群居言此言彼或笑或泣勦說雷同紛紛擾擾不可適聽者狀噫亦可厭哉夫斯弊也豈唯後生輩有之

哉齒長學成而自謂能文者亦不免焉若此之類吾嘗戲目之爲糞雜衣客曰何謂也曰予聞諸浮屠氏身毒之國其俗好潔凡病人死人產婦之衣衾及火燒之餘苟有污穢不潔者皆收而棄諸糞壤浮屠則不織而衣故取人所棄衣衾於糞壤割去其汚洗以皂角水令極清潔然後依法裁割綴緝以爲衣命之曰糞雜衣一名衲衣釋氏法服此爲第一其爲衣也數十百片布帛斷合成故一衣而有錦者有繡者有績者有綺者有羅者有綾者有縐者有縐者有縐者有縐者

布者忽見若斑爛可悅就而視之則非特文理不屬而精麤美惡駁雜不一令人厭惡釋氏取其爲人所厭惡耳今夫取蜀錦斷數百片而聯綴之采色之美使觀者悅然以文理不屬與其聯綴界縫不可泯滅也此之一匹錦未始裁割則其高下寧同日之論哉人亦誰舍一匹錦而取聯綴者哉夫六經尚矣自檀弓考工記禮運樂記諸篇左氏公羊之釋經叙事孟軻荀卿莊周列御寇之論道立言屈平相如之騷賦戰國諸策呂氏淮南之蒐羅宇宙司馬遷班固之紀

傳凡此雖其體與法各殊而均之皆古文之奇者也譬之如數十匹錦文采各殊而要皆出於機杼者也夫錦之美惡在精麤其同異在文采而織之有法今有美錦於此使工人擬織之但得其法而精麤同等文采相若則黼黻易處更玄爲黃何不可之有此以其機杼由己文章位置得所而條理不紊故也故織文錦者有所則效而機杼由己作文辭者取法於古人而發諸己心出諸其口然後命諸筆著諸篇苟得古人之體與法以修辭雖今言猶古言也是謂自我

文辭
作古故善屬辭者取諸古人而出諸己口令讀者不覺其爲古辭此以其文理條貫有倫有要故也夫文之有理猶人身之有血脈也人苟或血脈不屬則手足不用謂之廢疾謂之不成人文辭而無理屬其爲不成文亦明矣書曰辭尚體要余亦曰文在理屬故善屬辭者猶織工也取法於古而機杼由己也不善屬辭者猶縫人也以聯綴爲務也今試使縫人聯綴數百斷錦以成一匹錦雖極其裁縫之工何及新織下機之一匹錦哉此何以然無理屬也夫以一匹錦

則縫之工尚不若織況縫之不工乎又況聯綴羅綺雜帛精麤美惡斑駁不一乎此豈吾所謂糞雜衣者非邪夫古今者時也逝者固不可追也惟人萬物之靈今而可以及古者其惟學乎學有二焉德行也文辭也然德行難文辭易故學而可以及古者莫近於文辭今雖善學者其所以不能及古者患在要譽與貪多也苟去此二患而唯古是好何不及之患哉彼爲文辭而成糞雜衣者又何足與言文哉

第三篇

夫修辭之道務擇其辭且如爲詩自風雅而下歷漢魏六朝以至於唐詩各有其辭不可相亂相亂則失體不成家數然詩辭又有二焉有獨用之辭有通用之辭如風雅之辭不可以入漢魏以後詩六朝辭不可以入唐詩是獨用之辭也如風雅之辭而可以入漢魏六朝詩亦可以入唐詩是通用之辭也爲詩者不可不知也惟文亦然自六經以下至於戰國秦漢作者各有一家之辭後之綴文者必知擇之然後可以言文也然古人之辭有一家所專者焉有與衆共

者焉後之作者唯取其與衆共者而用之可也若古人所專者後人取之謂之剽竊唯倣其體者得用之否則不得汎用爲其失倫上下難接也若不得已而用之亦不可過三數字多則累矣至於詩書之辭尤不可輕用以其皆非平常文辭也夫自漢魏而下爲五七言詩者猶不敢妄用三百篇之辭汎敢用諸文中乎唯於文中作韻語者時用之可矣書有六體曰典也謨也訓也誥也誓也命也六者辭各有當故不可汎用也古人文辭有用詩書之辭者皆所以徵已

義也。故必稱詩曰書曰。未有取詩書之成語以爲己語者也。以其辭異於常故也。唯孟子述舜事一節。其文乃似典謨。所以似者。用其辭耳。未始偷典謨一語也。所以爲奇也。予觀今之爲古文辭者。務剽竊古人之成語。雖云擇之特舍。東漢以後。而取西漢以上耳。苟語出先秦西漢者。不問所出之家。不審其所專與其所與衆共。而隨得混用。甚至於取詩書之文。以爲己語。何其妄也。夫鳥有反舌。善作百鳥之聲。而不能自鳴。故亦名爲百舌。今之爲古文辭者。何以異於是。

沉思有者。寧不醜乎。夫先秦之世。諸子蠡起。人自立言。當斯之時。固有所稱古人者焉。今觀其所著。皆自成一家而已。未見取人之成語以爲己語者也。雖西京作者亦然。不然者。一劉安耳。故予嘗以鴻烈爲諸子優孟者。爲此也。逮乎六朝。人有作歇後詩者。屬辭家亦有之。如謂人主遺屬曰貽厥。稱大臣勲勞曰微管之類。後儒嗤之。蓋詩之歇後。實戲謔也。文而歇後。謂之何哉。然六朝人好作儷句。故造歇後語者。實爲句法所拘也。夫歇後固近於俳矣。後之作書牘者。迺

有套語。如謂主人曰東道原物還人曰完璧親近賢者曰御李初相識曰識韓之類是謂套語。套語者唯俗間書牘用之以達其意而已。古文豈有是法哉。然今之爲古文辭者取經傳子史之成語而用之則借本語之意以明己意不遑顧其義之無因如謂匹敵曰秦晉謂事之鴈行曰魯衛之政謂物不中用曰匏瓜謂病之重者曰膏肓擇所從則曰吾從周有所許與則曰吾與黜也有以小不是笑大不是者則曰以五十步笑百步之類此其本語皆學者所記誦故不

待註解而得其旨焉。若不然豈不惑人乎。夫如此者何異於用套語哉。尤非屬辭家所宜行也。詩云維號斯言有倫有脊。今之所謂古文辭者謂之有倫有脊不可也。予嘗取先秦古書而反覆檢閱之未見有如所謂套語者也。而今爲古文辭者比比皆然豈不鄙哉。嗟夫。今人生于千載之下屬文而擇古辭爲法固善。先儒之教可仰。然至其末流廼用套語則亦爲法之弊廼爾。由是觀之韓文公之去陳言而用新言蓋有見於此也。予故著論以告好古之士云。

第四篇

夫文有四法。一曰篇法。二曰章法。三曰句法。四曰字法。作文者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四者皆有法焉。一失其法。則不成文矣。自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家。森然法度。歷歷可考矣。近世古文辭家。作務擇古辭。於是輯古人成語。而綴之。以爲己辭。其辭有唐虞。有三代。有秦。有漢。自六經傳記。旁及諸子百家。苟可以達己意者。莫不取用。今觀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與句俱有法。而其章與篇或失法。此其故何也。字

句皆出於古人。而綴之。在今人故也。夫積句成章。章有短長。必須一意貫之。無間語。無剩字。首尾若出己口。斯之謂章法。積章成篇。其要在過接。尤當謹之。雖多轉折。而條理不紊。一意貫之。無有間斷。譬如人之身。雖有關節曲折。而血脈不亂。一氣貫之。無有壅塞。斯之謂篇法。古人之文皆然。今爲古文辭者。一字一句。必取諸古。則其字與句。無非宛然古人之辭。然其所輯。非出一家。則其所成章。未必無楚夏異調之累。且其辭或不切。今之事情。是以其意雖達。比之自

其口出者如童子將命雖有工者則如優師之辭喜
怒哀樂各得其情而辭乏典實雖肖其所做比之真
者不待明者而見其異焉此無他言不出其口辭不
類其情也汪伯玉李于鱗皆善古文辭者也今觀其
爲文也猶且不免類俳沉他人哉凡古文之工者叙
事則令後之讀者如親見之持論則令後之讀者如
親聞之狀物則如畫語喜則令人展眉拊髀語怒則
令人切齒攘臂語哀則令人歔歔於邑語樂則令人
歡欣抃舞此文辭之妙也自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

家其孰不然唯爲古文辭者則不然豈非以其辭有
不切事情者故乎故爲文者要在了古法法在字句
篇章故今之作者立言行辭苟取法於古人而步趨
不失矩矱則雖言古人所未始言可矣雖構新辭可
矣何用古人成語爲近世爲古文辭者如明諸子孰
謂不工然其病在用古人成語至其所爲擬古之文
莫不酷肖古人猶且坐用成語不免破綻如于鱗擬
秦昭王書雖人所稱予不悅之也至若王元美左逸
短長雖巧思出于鱗擬書之右亦自一二成語破綻

惜哉。余故曰：古文辭之患在用古人成語不其然乎？李王尚以是取敗，况其他乎？大抵古文中，有奇辭奇語難讀，後儒不得其解者，彼豈必有所本哉？恐亦多出其自撰耳。韓文公益窺此秘，故務去陳言而擇新言，豈不可哉？要在不失法耳。後之學韓者，用法不及退之，而去陳言過之，此文之所以再敗也。及明人倡古文辭，務綴緝古辭以為文，其弊至用套語套語之弊，至為歇後語。古文辭至是降為六朝，不能為東漢。又安望西京哉？此所謂矯枉過正者，明人有焉。文學

之士不可不察也。

第五篇

夫文有三要。一曰體。二曰法。三曰辭。體者何也？曰體者，裁也。制也。經傳子史體之大分也。誓誥訓命序記銘誄之等，體之細分也。然斯數體者，文之經也。猶詩有國風雅頌也。又有二體。曰叙事也。議論也。斯二體者，文之緯也。猶詩有賦比興也。法者何也？曰字法也。句法也。章法也。篇法也。斯四法者，諸家皆有。此法之細也。如言法之大者，則左氏有左氏之法。司馬有司

馬之法。諸子各有其法。決不可混用也。辭者何也。曰辭者言之文也。辭有今古。有短長。短者一字。長者十餘字。今古者時世也。修辭家必取西漢以上。欲其文似古人也。然修辭家專務擇古辭而不擇行辭之法。故得於辭而不得於法。行古辭以今法者有之矣。其病在好用古人成語。夫古人之語必有所以出之。今修辭家但用古人成語而不問其所以。故辭雖典雅而文理不屬。且古辭而行之以今法。高者而入六朝。下者俳矣。且六朝人有歇後語。後人遂以為套語。今

修辭家用古人成語。或舉首而匿尾。或舉尾而匿首。此不亦歇後之類乎。又所用古人成語。有其首有用於今。而其尾無用者。有其尾有用於今。而其首無用者。修辭家必用其全句以達己意。不亦套語之屬乎。夫古文辭家開口言左氏司馬左氏高矣。尚矣。初無所做。倣司馬則有取於前世。彼其百有三十篇。文寧有用古人成語。如今修辭家者乎哉。善讀史記者知之。此韓退之之所以務去陳言也。後之修辭家見韓氏之未弊。而欲改之。於是務擇古辭。李獻吉首倡此道。

汪伯玉李于鱗王元美繼作然後大行于世夫四子者豪傑也于鱗之奇崛元美之宏博皆一世之雋也今觀四子之文無非古辭然其行文獻吉伯玉尚遵古人之法于鱗元美則用今法獻吉時去陳言猶退之也元美好變用古辭以見其巧于鱗伯玉即用古辭不敢裁割于鱗又好險其語以爲古文辭當如是嗚呼古文固難讀不亦有易讀者哉左氏司馬之文豈盡難讀哉雖尚書之尚其尤難讀者唯商盤周誥爲然其餘不必佶屈聱牙他諸古文何獨不然故余

以爲于鱗之文亦未全古況其行文以今法乎吾友次公嘗與余論文曰于鱗之文似俳可謂知言哉夫修辭家學左氏司馬而其文乃不能超六朝此無他徒擇古辭而不取法於古人耳夫退之不屑陳言而去之後之修辭家非之唯宗子相在修辭家數而特立獨行元美序其集曰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此則子相之卓見所以度越同時諸子也豈不偉哉余嘗與人論文以爲文辭當先辨體其次明法其次擇言

若徒擇言而不明古人行文之法。未有能成古文者也。先賢且尚坐是。況今學者乎。近因覽于鱗等文。指摘其中一二失古法處。以示小子。庶幾幼學知古文辭之病。嗚呼。古文之難成如此。吾不能不欽慕。冒黎

第六篇

近時爲古文辭者。必以左氏司馬爲口實。吾謂左氏司馬。文不同辭。左氏之辭。周人之語也。司馬之辭。戰國秦漢人之語也。且舉其所異曰。左氏記戎事曰某師。司馬則曰某軍。左氏曰某帥師。司馬則曰某將。兵

左氏曰伐。司馬則曰擊。左氏曰圍。司馬則曰攻。左氏曰致師。司馬則曰挑戰。左氏曰使某。云云。司馬則多用遣字。左氏曰將。云云。司馬則多用且字。至若司馬之誠。如左氏之苟。司馬之卽。如左氏之若。及諸言語禮辭稱呼。司馬時所行。而左氏時未有者。頗多不可枚舉。校之可知矣。且其行辭也。左氏多短句。司馬多長句。左氏之文簡而整齊。必添數字。然後其義纔通。司馬之文詳而變化。不可拘以一定之法。要之百三十篇文。百二十法矣。此二家之大體也。左氏之文自

一法前無古人。司馬之文亦自一法。其紀漢興以來
乃其自撰。其紀五帝以降。至秦楚之際。則採摭經傳
及諸家遺文。以爲本紀世家列傳之言。雖採摭經傳
及諸家遺文。然於其中。頗隱括原文而行之。以其家
法。此子長所以能成一家也。夫子長之所以能成一
家而高於百世者。以其能變化也。後子長而能變化
者。千載唯一韓退之而已。夫六經無真字。尚書無
也字。尚書之辭。朕台皆我也。攸所也。若順也。人治也。
克能也。肆故也。届至也。俞然也。允信也。誕大也。底致

也。逆迎也。罔無也。俛使也。作爲也。邁行也。紹繼也。亶
誠也。曷何也。矧沉也。救撫也。昇予也。越於也。厥其也。
諸如此類。尚書所用。詩易亦用之。而他書所罕用也。
莊子好用真字。爾雅必用也字。以成訓詁。夫文辭固
有今古。六經高矣。尚矣。左氏監於尚書。則尚書爲古。
而左氏爲今。周季諸子監於左氏。則左氏爲古。而周
季諸子爲今。司馬監於周季諸子。則周季諸子爲古。
而司馬爲今。如果貴古賤今。則除六經外。自論語孝
經。其文辭且不足貴也。已。況下焉者哉。古文辭家乃

梁謂西漢以上爲古而務摹擬之摹擬則可吾惡其
務撫古人成語而緝之以今法是徒知古其辭而忘
古其法也豈全其古者哉吾謂後子長而能行古法
者其唯退之乎其法陳言不必古也其爲新辭而行
之以古法能古也此則蒙莊家法而子長所行也斯
法也唯退之爲能行之豈不尚哉夫徒以左氏司馬
爲口實而不知二家文辭不同如是者何足與言古
文辭哉由此觀之退之其達矣乎

第七篇

自有文辭而有詩詩者出於人情之不能已者也人
心不能無思思而弗已則形於言發於聲詩乃心聲
也故釋名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莊子曰詩以道志
夫自虞廷賡載擊壤卿雲之歌以下至於後世閭里
童謠無非心聲無非道志至若三百篇詩太史所采
陳仲尼所刪定無以尚焉是以古者用之鄉黨邦國
以風化天下君子燕饗賦之以言其志此詩之所以
首於四術列於六經而與書並爲義之府也周衰楚
人始作騷賦漢興司馬相如以賦得幸於武帝成帝

時揚雄又以工賦見稱自是之後文人競作賦夫詩
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詩之一體也三百篇中自有
賦如碩人篇謂之美人賦亦可大叔于田篇謂之田
獵賦亦可小戎篇謂之戎車賦亦可七月篇謂之農
業賦亦可六月篇謂之出師賦亦可斯干篇謂之新
宮賦亦可楚茨篇謂之禋祀賦亦可賓之初筵篇謂
之飲酒賦亦可雲漢篇謂之旱賦亦可烝民篇謂之
良臣賦亦可駟篇謂之牧馬賦亦可泮水篇謂之類
宮賦亦可閟宮篇謂之新廟賦亦可他亦有類此者

是則詩中之賦也何更有所謂賦者乎觀夫騷賦以
下倣詩中之賦而敷衍其事者也嘗試論之屈原離
騷愁訴自白辭多重複宋玉爲襄王弄臣其賦滑稽
戲謔誨人淫佚實名教之罪人也荀卿賦體未具不
足道也賈誼弔屈鵬鳥鬱邑紆軫猶類離騷相如子
虛大人飾辭淫靡華而不實徒爲武帝煽其侈心揚
雄甘泉羽獵長楊犖牙怪僻辭多夸詡要歸阿諛至
若班固賦兩都張衡賦二京皆長卿子雲之流務綴
淫靡無實之辭疊積成篇讀之使人厭倦夫賦不可

歌則不如詩之用之邦國鄉黨以風化天下也。爲篇冗長不可諷詠則不如詩之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爲辭淫靡無實不可引以言志則不如詩之爲義之府也。誦之不可以從政爲之不可以佐經術則不如詩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夫賦之無用於天下如此。或問於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傳曰。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

也。旣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蓋子雲晚亦有悟焉。遂以垂戒。如此後人不省。猶競爲之。自東漢以來。作者與世降。雖多亦奚以爲。此之謂矣。昔人有言曰。文之有賦猶草木之有竹也。可謂善喻也。然竹實有用而賦無用。則亦非其比也。夫詩三百定於孔氏。君子必學之。騷賦則滑稽優辭。不

學可矣。不啻不學可。亦不讀可矣。唯詩乎。三百篇尚矣。雖後世之詩。苟本人情。而不違風雅之道。則可以繼三百篇。何用作賦爲。予嘗謂後世學者。所以多事文辭爲之累也。文辭之累。賦居其一。不知誰以爲然者。吾將與之尚論古之道。

文論附錄後世修辭文病 凡三十一則
不佞

按論語曰。雍也仁而不佞。邢叔明正義曰。佞。口才也。左氏傳。僖十五年。晉惠公曰。寡人不佞。能舍其衆而不能離也。又襄十四年。太叔儀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又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紇不佞。失守宗祧。又昭二十年。奮揚曰。臣不佞。不能苟貳社元凱註曰。佞。才也。又衛靈公曰。亾人不佞。失守社稷。又昭二十二年。宋元公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

又言附錄
兄。又昭二十五年。子家羈曰。羈也不佞。不能與二
三子同心。又昭二十六年。宋元公曰。寡人不佞。不
能事父兄。不佞字見左傳者如此。皆謙辭也。非自
稱也。曰臣。曰亾人。曰孤。曰寡人。乃自稱也。紇。臧孫
之名也。羈。子家之名也。古人先自稱其所稱。而後
言不佞。是不佞云者。謙辭也。非自稱也。明矣。顏氏
家訓曰。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
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
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

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由此觀之。
古人所行可知矣。明人好自稱曰。不佞。以余所見。
自漢魏已降至明初。文人書辭。未有是稱。蓋自李
千鱗。王元美始也。夫自稱曰。不佞。比諸稱名者。似
循。且古人謙辭。更有不敏。不才。不德。不天。無似。不
肖。皆不佞之屬也。亦以爲自稱可乎。要之辭雖古。
而法不出於古人。不可行已。

李千鱗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曰。南陽豫章。諸卿大
夫若父老。各以其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丰采而

顧愈益畏子魯自惟難兄

後漢陳太丘評其二子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言無優劣也今干鱗謂人之難出其上曰難兄則是誤用套語也凡用套語非古也况誤用之乎又送泉州袁推官序曰發容慚慙薄言妻子

詩言薄言者多矣言訓我毛傳云薄辭也鄭箋云薄言我薄也凡云薄言云云意在下二字今干鱗云薄言妻子不成語也古文無之

又送蒲城宋簿字序曰不知季次原憲用行舍藏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孔子與顏淵言也夫子語顏淵明言惟我與爾未聞他人有是且約孔子本語二句八字爲一句四字而用之亦非古法也

又太華山記曰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

小弁云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鄭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于壁而聽之者干鱗借詩語以言並厓之狀如是言厓側觸人耳如詩所謂耳屬于垣者也然變詩語以喻山路艱

險語意迂矣。且非古法也。予竊改之曰：並厓南行，厓與肩相摩者二里，恐漢文當如此。

又內丘縣學田記曰：藁裡不掩，則其額泚。

此事見孟子。類泚者，上世委親屍於壑，而蟲獸食之。時事後世豈有然者哉？徒取古辭以造語，而不切今事，恐秦漢以前無有此法。

又曰：匍匐有喪。

衛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干鱗取而約之云：匍匐有喪，此法秦漢以前所無也。大氏古人引詩書

以成己義，必稱詩曰：書曰：罕有取詩書之辭以爲己言者。古人不惟於詩書，凡於先聖賢之言亦然。又曰：則虞芮所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

虞芮爭田事見家語及毛公詩傳。西伯養老事見孟子。今干鱗云：虞芮所棄謂閒田也。西伯以善養老，謂供學宮養老之用也。不曰閒田而曰虞芮所棄，不曰供學宮養老之用而曰西伯以善養老，雖巧於綴古辭而非古法也。秦漢以前寧有是乎？

又張氏瑞芝堂記曰：綺夏之徒有伯夷之餓于商山

文詩附錄 二十八
之下。與被自療。思唐虞不蒙甚大之憂。則碩人之適矣。

古人固有避世而餓者。何啻一伯夷。必言伯夷之餓。非古法也。碩人之適。衛詩考槃之辭也。引詩以成己義。則可取其全句。以爲己言。則不可。秦漢以前。何有此法。古人文有雜引詩書。至於數四者。如中庸大學諸篇。可見矣。雖西漢人文亦然。明人文罕有引詩書者。直以詩書辭爲己言也。已此亦可以觀古今文之變矣。

又武母太孺人傳曰。五年而王用三錫。蓋殊遇也。

易師九二。王三錫命。今云王用三錫言三遷官也。干麟當云。五年而天子三遷其官。何謂天子曰。王秦漢以來。王非天子之稱也。此坐以古人成語爲己言。而不出其口之故也。

又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曰。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

此漢曹丘生之語。見季布傳。曹丘生爲季布言之。此聲者。謂百金不如一諾之稱也。此語於季布則

固為親切。今于鱗言諸孟公意切其事而語則不實所以文無生色也。

王元美送少宰汶上吳公遷南宗伯序曰若爰居之馱鐘鼓。

此故事出莊子至樂及達生篇元美取以為喻必待讀莊子者而知之否則難曉。凡古人說譬喻必虛設汎說欲使人易曉也。若引實事以為喻則必詳其事於下。如孟子龍斷馮婦之喻是也。略舉故事以為喻者後世之文也。韓退之云若越人視秦

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此雖以實事為喻非有所出猶尔虛設汎說也。故覽者不必問其出處而能曉其旨可謂得古之法也。

又壽太宰楊公序曰所以寅亮統均寧有既哉。尚書周官曰寅亮天地又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今元美撫周官篇中四字以為一句古人未有此法蓋自六朝以來也。

又曰至敗革木屑澲勃之細無所漏。退之進學解曰玉札丹沙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

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今元美撫韓文中數字以爲文然舍韓所稱宰相之事而取醫事以爲太宰職事退之言譬事者譬喻也。取古人譬喻以爲今實事且必待讀韓文者而知之皆非古法也。

又曰長句宣。
江漢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六朝以來言三公宰相職事者多稱旬宣與上所稱寅亮俱爲套語文

用套語非古也。

又贈張聽泉七十序曰濡首於課最程息之間易未濟上九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易之言乃象也未濟上九有是象故其辭云爾豈宜汎然謂不知節爲濡首哉。雖是易辭如此用之亦套語之屬耳。

又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曰旦改稱而月貴其評。後漢汝南俗有月旦評見世說明人好用之。至於謂評爲月旦亦套語之屬也。

又壽李干麟母太夫人序曰。蓋母子更命併日食也。李令伯陳情表曰。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更命。謂更相爲命也。然不曰更相爲命而曰更命。則更字爲易義矣。不殆於不成語乎。且必待讀陳情表者而知之。亦非古法也。

又曰。太夫人愆子之沃而忘瘠也。佚易思也。故戚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沃土之民不材。佚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思也。今元美特撫沃瘠佚思四字。以爲文。必待讀國語者而知之。否則不成語矣。古

人無此法。元美好變用古語。皆此之類。所以難讀也。

又青州兵備道題名記曰。大盜彥名等。以數萬騎臨濟上。三周華不註焉。

左氏傳曰。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此言齊師敗走而晉人逐之不止。故三周華不注之山也。三周二字有氣力。其實山豈可三周哉。特以見走者逐者皆急疾耳。然左氏之文乃實語也。今元美用其語爲文。則三周二字無氣力。吾不知其所以三

周者何也。是謂語不得其實。古人無此法。昌黎所
弗爲也。明人作文往往有此病。惟詩亦有之。唐岑
參詩曰。雪裏題詩淚滿衣。又曰。雙袖龍鍾淚不乾。
干鱗詩云。雪裏題詩淚不乾。岑所云淚不乾者言
雙袖不乾也。干鱗但云淚不乾。不云某物不乾。則
此三字不成語矣。

又求志園記曰。王子有間曰。侖之矣。

孟子記墨者夷之事曰。夷子憮然爲間曰。侖之矣。
之夷子之名也。命之者言孟軻教侖已也。若後世

用此語爲文則當換之字以其人名。今元美不云
侖世貞矣而云侖之矣。則爲俳優之語矣。且此文
但云有間而遺憮然二字則不可知有間作何狀
亦不如孟子之文有生色。大凡古人之文必有生
色。言自其口出故也。明人之文則不然。用古人成
語故也。

又李干鱗先生傳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吾其
季孟間哉。

此述干鱗之言也。大兒謂元美。小兒謂敬美。齊景

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千鱗以為己才在元美之下。敬美之上。故云季孟間。此戲言類俳。假古人成語以達己意。秦漢以前未之有也。

又曰。無何而太恭人捐館。

此言千鱗母死也。自周季以來。謂國君死曰捐館。舍然此臣下對君上及群下相謂之嘉辭。非傳記所稱也。傳記之文當用禮辭。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庶人曰死。今李母封為恭人。則當

從大夫之禮。其死曰卒。元美此文非與千鱗言而曰太恭人捐館。失傳記之體矣。

又蕭何諸葛亮優劣辯曰。執斤錘而求售其巧者。皆擺指退矣。

莊子胠篋篇。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有其巧矣。擺折也。上云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此云擺工倕之指。乃所謂絕聖棄智也。元美所云擺指者。言工人自擺其指也。莊周之意在棄末世智巧。故欲擺工倕之指。憤激之辭也。元美乃

云工人自攬其指。夫工人慚其技不及人，釋其器而走者有之矣。安有自攬其指者哉？此用古辭而不得其實者也。古人無之。

又曰：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

牛溲馬勃，醫師所用，退之以喻人才。今元美直以爲人才，此以譬喻爲實事，古無此法。且牛溲馬勃亦已爲套語矣。

又戚將軍紀效新書序曰：余嘗怪漢武帝時，下朝鮮埽溲笮甌閩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

莊子達生篇稱疴僂者承蜩，猶拾之。彼特疴僂丈人技術之妙，學習所成耳。其實黏竿承蜩，本非易事也。元美乃以承蜩喻取之易，何也？如元美此文，當云：若疴僂承蜩，然尚成義矣。然古人譬喻，必取凡人所知。如喻事之易，曰：如反手。曰：在反掌之間。喻取之易，曰：如俯拾地芥。曰：如探囊中物之類。此皆臨時設喻，乃愚夫愚婦所知也。未有用故事爲喻者也。恐其難曉人也。如承蜩之喻，必待讀莊子者而知之，否則不通。古人無此法。

又奉贈憲使河中馮公遷治延廊序曰宵旰之地忽改慮而東南其願

宵旰者宵衣旰食謂天子之勤見唐劉蕡傳宵旰之地謂天子之位也謂天子之位曰宵旰之地亦套語之屬似六朝人語秦漢以前無此法

汪伯玉送方民部還留都序曰叔子入羿之彀中其得免者天幸耳

莊子德充符曰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莊子設喻言處必死之地而不死

者命也今伯玉取莊子譬喻之語入諸己文中則叔子如實入羿之彀中者然不然此亦用套語也古人無此法若使秦漢以前人爲此文則必云叔子處必死之地此可以知古今文之異矣又江山人傳曰享其敝帚將爲遼東豕邪

東觀漢記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後漢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遼東豕也今伯玉用二故事達己意亦套

文淵附錄
語之類也。古人無此法。

又曰。及爲古詩。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

左傳僖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今伯玉用故事。達己意。亦套語之類也。古人無此法。

李獻吉論史答王監察書曰。管豹井天。私蓄素矣。

晉書。王獻之曰。管中窺豹。時見一斑。韓退之原道曰。坐井而觀天。此二語。皆喻人所見小也。今獻吉則撫其字。以爲套語矣。此是六朝以來法也。

間者。客有持釋大潮師所纂明四大家文抄來示。余者。余時方論古文辭。而有譏於四家者。因就抄中舉其病大者而論之。以告同志。他可例推。夫修辭家。不屑東漢以降。而其所擇辭。則未始不下六朝唐宋。雖其沂西漢以上者。則得於辭。而病於法。尚未及東京之高者。况於先秦乎。今時文章之士。好古而學四家。譬猶卻步以求及前人。其不可得也必矣。

元文己未六月七日

紫芝主人太宰純識

文論附錄終

余昔余讀古論古文律而皆疑其四卷皆因疑其

律學其論大旨何論之曰古風志野可也雖夫創

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

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

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

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

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

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

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其論

010190526823

